

梁溪漫志

下

宿



梁谿漫志卷第六

費袞補之

成都大成殿

成都大成殿建於東漢初平中氣象雄渾漢人以大隸記其修築歲月刻於東楹至今千餘年巋然獨存殆猶魯靈光也紹興丙辰高宗因府學教授范仲芑有請親御翰墨書大成之殿四字賜之其後胡承公世將宣撫川陝治成都詣殿周視棟梁但爲易其太腐者增瓦數千而不敢改其舊云

蜀中石刻東坡文字藁

蜀中石刻東坡文字藁其改竄處甚多玩味之可發學者文思今具注二篇于此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學問日新下云而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於臣字上塗去而字竊以人臣之獻忠改作納忠方多傳於古人改作古賢又塗去賢字復注人字智如子房而學則過改學字作文但其不幸所事暗君改所事暗君作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察爲明改作以苛刻爲能以猜忌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好聚財而贄

以散財爲急後於逐句首皆添注德宗二字治民馭將
之方先寫馭兵二字塗去注作治民改過以應天變改
作天道遠小人以除民害改作去小人以陛下聖明若
得贄在左右則此八年之久可致三代之隆自若字以
下十八字並塗去改云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
卽如臣主之同時昔漢文聞頗牧之賢改漢文聞三字
作馮唐論取其奏議編寫進呈塗去編字却注稍加校
正繕五字臣等無任區區愛君憂國感恩思報之心改
云臣等不勝區區之意獲鬼章告裕陵文自孰知耘耔

之勞而下云昔漢武命將出師而呼韓來廷効于甘露
憲宗厲精講武而河湟恢復見于大中後乃悉塗去不
用獷彼西羌改作憬彼西戎號稱右臂改作古稱非愛
尺寸之疆改作非貪自不以賊遺子孫而下云施于沖
人坐守成算而董彊之臣阿里骨外服王爵中藏禍心
與將鬼章首犯南川後乃自與將而上二十六字並塗
去改云而西蕃首領鬼章首犯南川爰敕諸將改作申
命諸將蓋酬未報之恩改作爭酬生擒鬼章改作生獲
其下一聯初云報谷吉之冤遠同疆漢雪渭水之恥尚

陋有唐亦皆塗去乃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頡利成擒
初無渭水之恥郅支授首聊報谷吉之冤末句務在服
近而柔遠改作來遠

溫公論碑誌

溫公論碑誌謂古人有大勳德勒銘鍾鼎藏之宗廟其
葬則有豐碑以下棺耳秦漢以來始命文士褒贊功德
刻之於石亦謂之碑降及南朝復有銘誌埋之墓中使
其人果大賢耶則名聞昭顯衆所稱頌豈待碑誌始爲
人知若其不賢也雖以巧言麗辭強加采飾徒取譏笑

其誰冒信碑猶立於墓道人得見之誌乃藏於壙中自
非開發莫之覩也蓋公剛方正直深嫉諛墓而云然予
嘗思之藏誌於壙恐古人自有深意韓魏公四代祖葬
於趙州五代祖葬於博野子孫避地歷祀綿遠遂忘所
在魏公旣貴始物色得之而疑信相半乃命儀公祭而
開壙各得銘誌然後韓氏翕然取信重加封植而嚴奉
之蓋墓道之碑易致移徙使當時不納誌於壙則終無
自而知矣故予恐古人作事必有深意藉誌以諛墓則
固不可若止書其姓名官職鄉里系以卒葬歲月而納

諸壙觀韓公之事恐亦未可廢也

唐嚴火禁

唐火禁嚴甚罪抵死元微之連昌宮詞敘覓念奴事云
須臾覓得又連催特敕街中許然燭街中然燭亦常事
至特敕乃許則火禁之嚴可知然吳元濟拒命禁人偶
語於塗夜不然燭裴晉公旣平蔡遂弛其禁往來者不
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之樂而中朝之法亦嚴不知裴
公弛禁之後當時又何以處此邪

二唐論宰相

唐質肅公嘗論文潞公燈籠錦而唐林夫垌嘗以新法
彈王荆公後人文字間多誤謂父子論宰相爲唐氏一
門盛事原其致誤之由蓋質肅之子淑問林夫之父彥
猷詢俱嘗爲監察御史唐氏父子皆爲臺官則有之至
論宰相則非出於一家也

文字用語助

文字中用語助太多或令文氣卑弱典謨訓誥之文其
末句初無耶歟者也之辭而渾渾灑灑噩噩列於六經
然後之文人多因難以見巧退之祭十二郎老成文一

篇大率皆用助語其最妙處自其信然邪以下至幾何不從汝而死也一段僅三十句凡句尾連用邪字者三連用乎字者三連用也字者四連用矣字者七幾於句句用助辭矣而反覆出沒如怒濤驚湍變化不測非妙於文章者安能及此其後歐陽公作醉翁亭記繼之又特盡紆徐不迫之態二公固以爲遊戲然非大手筆不能也

夏英公四六

歐陽公歸田錄載夏英公辭免奉使啟云義不戴天難

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靺鞨之音歐陽公稱之其中又有一聯云王姬作館接仇之禮既嫌曾子回車勝母之遊遂輟亦不減前語然是時文章方掃除五代鄙陋之習故此等語見稱於時自是而後四六之工蓋十倍於此矣

翟忠惠四六

翟公異參政

汝文

守越以擅免民間和買縑帛四十餘

萬爲部使者所劾貶秩公謝表云欲安劉氏無嫌晁氏之危豈若秦人坐視越人之瘠追去郡郡人安其政將

相率投牒借畱公知之命取其牘以來卽書其上云固
知京兆姑爲五日之畱無使稽山復用一錢之送其用
事精當若此

四六用事

四六用事固欲切當然雕鐫太過則反傷正氣非出自
然也國初有年八十二而魁大廷者其謝啟云白首窮
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此語殆近
乎俳近有士子年十有九以詩賦擢第予爲之作啟云
年踰賈誼亦濫置於秀材齒少陸機顧何能於文賦蓋

二者之年齒適相上下也

吳丞相著書

吳元中丞相敏宣和間著中橋見聞錄記當時事不敢斥言大抵多爲廋語其稱安者謂蔡攸蓋攸字居安實者謂童貫木者謂林靈素或朱勔也他皆類是

嬾真子辨太公名

馬大年永卿著嬾真子錄言前漢初去古未遠風俗質

畧故太公無名母媪無姓然唐宰相世系表敘劉氏所出云豐公生熾字執嘉生四子邦漢高帝也噫高皇之

父漢史不載其名而唐史乃載之此事亦可一笑予謂風俗雖質畧安有無姓之理母媪無姓特史逸之爾至於太公之名則漢史已具載按後漢章帝建初七年冬十月癸丑西巡狩幸長安丙辰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遣使者祠太上皇於萬年注太上皇高祖父也名熯一名執嘉歐陽公益本此特誤以執嘉爲字然太公之名初非唐史創書之也

晉人言酒猶兵

晉人云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無備

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飲流多喜此言予
謂此未爲善飲者飲酒之樂常在欲醉未醉時酣暢美
適如在春風和氣中乃爲真趣若一飲徑醉酪酊無所
知則其樂安在邪東坡和淵明飲酒詩序云吾飲酒至
少嘗以把盞爲樂往往頽然坐睡人見其醉而吾中了
然蓋莫能名其爲醉其爲醒也在揚州時飲酒過午輒
罷客去解衣盤礴終日歡不足而適有餘因和淵明飲
酒詩庶幾髣髴其不可名者東坡雖不能多飲而深識
酒中之妙如此晉人正以不知其趣濡首腐脇顛倒狂

迷反爲所累故東坡詩云江左風流人醉中亦求名此
言真可以砭諸賢之盲也

地里指掌圖

今世所傳地里指掌圖不知何人所作其考究精詳詮
次有法上下數千百年一覽而盡非博學洽聞者不能
爲自足以傳遠然必託之東坡其序亦云東坡所爲觀
其文淺陋乃舉子綴緝對策手段東坡安有此語最後
有本朝陞改廢置州郡一圖乃有崇寧以後迄于建炎
紹興所廢置者此豈出于東坡之手哉

大觀廷策士

大觀三年徽宗臨軒策士賜賈公

安宅

以下六百八十

八人及第時方行三舍法先一歲辟雍會試郡國貢士
凡數千人其升諸司馬命于天子者僅百有四十人而
吾州至三十有二人爲天下最其用他州戶籍而登名
者又不止是徽宗大喜命推賞守臣教官下詔曰學校
興崇人材樂育法備令具勸懲已行深慮有司失實尚
有遺材傳不云乎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閱前日賓
興之數校其試中多寡惟常州爲衆苟依常格推恩非

古人尚賞之意其知州教授特與轉一官於是知州事

若蒙進官朝請大夫州學教授處遷宣德郎諸生相與

刻詔書于石而信安程子山俱為之碑是榜晉陵張氏

宰案後改名宦字無錫李氏上行兄弟皆中選初張氏崇寧中

參政公守既擢第至是三兄弟又同升而弟泰州通判

實復以上舍試禮部中優等偶戾式被駁於是郡太守

徐公伸取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之句榜其間曰椿

桂坊是舉也邦人仕於朝者多知名宦達者踵相躡先

大父諱肅亦是歲貢士也高宗開大元帥府於鄆實在

餽運幕中後駐蹕廣陵首召入館館罷歸隱錫山建炎

末樞密富公直柔爲中執法以先大父及參政陳公與

義中書舍人張公犯御論薦高宗記憶先大父姓名亟

加收召二公既赴闕並躋顯用而先大父獨不起參政

張公守累書勉諭卒不行天下高之建炎召札今名儒

鉅公嘉尚清節題跋盈軸云

青唐燕山邊賞

先大父有手記云余靖康丁未正月六日被隨軍漕檄
差專一主管受給兵馬大元帥府犒軍金帛錢物二十

萬貫匹兩因見梁正夫說收復燕山時童貫於瓦橋置
司朝廷支一百萬貫匹兩犒軍曰降賜庫而河朔諸郡
助軍之數不與焉是時呂元直爲河北轉運使以本司
錢四十萬緡獻之貫顧呂公笑曰此甚微末公以爲功
耶貫昨收復青唐時朝廷支降一千八百萬貫辟置官
屬六百餘員每一次犒賞得金孟重五十兩者比比皆
是至結局第功上等轉五官陞五職其下增秩亦如之

道鄉記毗陵後河

吾州道鄉先生書郡中後河興廢曰郡城中所謂後河

者乃舊守國子博士李公餘慶創開李公精地理誘率
上戶共成此河且曰自此文風寢盛士人相繼登高科
三十年當有魁天下者爾之子孫咸有望焉河成未幾
學者果盛已而紫微錢公公輔登第爲第三右丞胡公
宗愈繼爲第二吏部余公中遂魁天下其去河成之日
適三十年蓋熙寧癸丑也自後瀕河之民多侵岸爲屋
及棄物水中由是堙塞久不通舟崇寧初年給事中朱
公彥出守於此詢究利病得其實於是濬而通之向之
形勝復出矣今給事中霍公端友遂於次年魁天下士

是歲歲在癸未去熙寧癸丑適又三十年霍氏居河上

游河勢曲折朝揖其門鍾聚秀氣世有名人今知太平

州霍公漢英與其姪給事數十年間相望起東南為時

顯用然則形勝之助孰謂不可信乎

李公葬州之橫山民病疴者取其墳

土服之輒愈今朝散郎撰乃其孫也右道鄉所記詳悉如此蓋有望於後

之人是河自羅城南水門分荆溪之流經月斜金斗顧

塘葛橋至於土橋以入于漕渠近歲堙塞將成通衢矣

至淳熙十四年林太守祖洽始復浚之

江西長老

紹興末江西一僧忘其名住饒州薦福寺寺傍舊多隙地寢爲人侵漁僧自度力不能制乃謂其徒曰寺有主者所以主張是寺也坐視地爲他人有而不能直焉用主者爲吾甚愧之今當去矣卽陞座鳴鼓集衆高吟曰江南江北水雲鄉千頃蘆花未著霜好景不將零碎賣一時分付謝三郎遂閉目不語衆愕眙視之已逝矣

石刻多失真

石刻多失真者非惟摹搨肥瘠差謬而已至於刊造之際人但知深刻可以傳遠設若所書字本清勁鐫刻稍

深則打成墨本紙必陷入洎裝褫旣平以書丹筆畫較之往往過元本倍蓰此大弊也歐陽公記李陽冰書忘歸臺銘等三碑比陽冰平生所篆最細瘦世言此三石皆活歲久漸生刻處幾合故細爾後之建碑者倘遇此等石則其失真尤可知矣

唐藩鎮傳敘

或云歐陽公取新唐書列傳令子叔弼讀而臥聽之至藩鎮傳敘歎曰若皆如此傳敘筆力亦不可及此恐未必然藩鎮傳敘乃全用杜牧之罪言耳政如項羽傳贊

掇取賈生過秦論故奇崛可觀而非遷固之文也

退之贈李愿詩

退之贈李愿詩云往取將相酬恩讎夫得時得位而至將相平生所學政欲施用顧乃悻悻然爲酬恩讎設邪古人謂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誠淺薄之論退之亦爲此言何也

張橫浦讀書

張侍郎

九成

謫南安病目執書倚柱向明而觀者凡十

四年歲月旣久塼上雙趺隱然洎北歸乃書此事于柱

後人爲刻之

楚詞落英

王荆公有黃昏風雨滿園林籬菊飄零滿地金之句歐陽公曰百花盡落獨菊枝上枯耳因戲曰秋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子細看荆公聞之引楚詞夕餐秋菊之落英爲据予按訪落英詩訪予落止毛氏曰落始也爾雅俶落權輿始也郭景純亦引訪予落止爲注然則楚詞之意乃謂擷菊之始英者爾東坡戲章質夫寄酒不至詩云謾遶東籬嗅落英其義亦然

米元章拜石

米元章守濡須聞有怪石在河壩莫知其所自來人以爲異而不敢取公命移至州治爲燕遊之玩石至而驚遽命設席拜於庭下曰吾欲見石兄二十年矣言者以爲罪坐是罷去其後竹坡周少隱過是郡見石而感之爲賦詩其畧曰喚錢作兄真可憐喚石作兄無乃賢望塵雅拜良可笑米公拜石不同調云

孟子之平陸

孟子之平陸與其大夫言反復再四至言之齊王處然

後盡出其姓名首尾相避森然簡嚴此文章之法也

叵字

叵字乃不可二合其義亦然史傳多連用叵可字蓋重出如安祿山傳叵可忍之類是也

論書畫

書與畫皆一技耳前輩多能之特遊戲其間後之好事者爭譽其工而未知所以取書畫之法也夫論書當論氣節論畫當論風味凡其人持身之端方立朝之剛正下筆爲書得之者自應生敬況其字畫之工哉至於學

梁谿漫志卷第六
問文章之餘寫出無聲之詩玩其蕭然筆墨間足以想
見其人此乃可寶而流俗不問何人見用筆稍佳者則
珍藏之苟非其人特一畫工所能何足貴也如崇寧大
臣以書名者後人往往唾去而東坡所作枯木竹石萬
金爭售顧非以其人而輕重哉蓄書畫者當以予言而
求之

梁谿漫志卷第六

梁谿漫志卷第七

費袞補之

作詩押韻

作詩押韻是一奇荆公東坡魯直押韻最工而東坡尤精於次韻往返數四愈出愈奇如作梅詩雪詩押暎字又字在徐州與喬太博唱和押粲字數詩特工荆公和又字數首魯直和粲字數首亦皆傑出蓋其胸中有數萬卷書左抽右取皆出自然初不著意要尋好韻而韻與意會語皆渾成此所以爲好若拘於用韻必有牽強

處則害一篇之意亦何足稱坡在嶺外和淵明懷古田
舍詩云休閒等一味妄想生愧靦自注云淵明本用緬
字今聊取其同音字和程正輔同遊白水巖詩云恣傾
白蜜收五稜細斲黃土栽三椹自注云來詩本用礮字
惠州無書不見此字所出故且從木奉和且東坡欲和
此二韻似亦不難矣然才覺牽合則寧捨之不以是而
壞此篇之全意也後人不曉此理纔到和韻處以不勝
人爲恥必劇力冥搜縱不可使亦須強押正如醉人語
言全無倫類可以一笑也

詩人詠史

詩人詠史最難須要在作史者不到處別生眼目正如斷案不爲胥吏所欺一兩語中須能說出本情使後人看之便是一篇史贊此非具眼者不能自唐以來本朝詩人最工爲之如張安道題歌風臺荆公詠范增張良揚雄東坡題醉眠亭雪谿乘興四明狂客荆軻等詩皆其見處高遠以大議論發之於詩汪遵讀秦史章碣題焚書坑二詩亦甚佳至如世所傳胡曾詠史詩一編只是史語上轉耳初無見處也青社許表民讀項羽傳作

詩云眼中謾說重瞳子不見山河遶雍州其識見亦甚
高遠

作詩當以學

作詩當以學不當以才詩非文比若不曾學則終不近
詩古人或以文名一世而詩不工者皆以才爲詩故也
退之一出餘事作詩人之語後人至謂其詩爲押韻之
文後山謂曾子固不能詩秦少游詩如詞者亦皆以其
才爲之也故雖有華言巧語要非本色大凡作詩以才
而不以學者正如揚雄求合六經費盡工夫造盡言語

畢竟不似

詩作豪語

詩作豪語當視其所養非執筆經營者可能馬子才作
浩齋歌似亦豪矣反覆觀之雕刻工多意隨語盡予謂
孟子七篇乃真浩齋歌也歐公作廬山高氣象壯偉殆
與此山爭雄非公胸中有廬山孰能至此郭功甫作金
山行前輩多稱之雖極力造語而終窘邊幅信乎不可
強也

東坡論石曼卿紅梅詩

東坡嘗見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
曰此至陋語蓋村學中體也故東坡作詩力去此弊其
觀畫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知
非詩人此言可爲論畫作詩之法也世之淺近者不知
此理做月詩便說明做雪詩便說白間有不用此等語
便笑其不著題此風晚唐人尤甚坡嘗作謝賜御書詩
敘天下無事四夷畢服可以從容翰墨之意末篇云露
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又云文思天子師文
母終閉玉關辭馬武小臣願對紫薇花試草尺書招贊

普蓋因事諷諫三百篇之義也而或者笑之曰有甚道理後說到陝西獻捷此豈可與論詩若使渠爲之定祇做一首寫字詩矣

東坡放魚詩

東坡和潛師放魚詩云況逢孟簡對盧仝不怕校人欺子美或云校人乃欺子產非子美也豈少陵曾用校人事遂直以爲子美邪予按左氏杜預注子產一字子美

東坡雪詩

東坡雪詩五更曉色來書幌半夜寒聲落畫簷或疑五

更自應有曉色亦何必雪蓋誤認五更字此所謂五更者甲夜至戊夜爾自昏達旦皆若曉色非雪而何此語初若平易而實新奇前人未嘗道也

王逢原孔融詩

王逢原孔融詩云戲撥虎鬚求不齧何如縮手袖中歸虛云座上客常滿許下惟聞哭習脂按漢書融被害莫敢收者惟京兆脂習哭之而逢原乃作習脂讀書鹵莽不自點檢顧點檢孔文舉又嘗作嚴子陵詩譏切其隱文舉一世豪傑姦雄所憚而不敢動而顧使之歸子陵

傲睨萬物帝王所不能臣而顧使之仕逢原之顛倒類
如此可發後世君子之一笑

潘邠老重陽句

謝無逸嘗從潘邠老求近作邠老荅曰秋來景物件件
是佳句恨爲俗氛所蔽昨日清臥聞攪林風雨聲欣然
起題其壁曰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租人至遂敗意止
此一句奉寄予謂邠老之興正易敗也阮籍爲竹林之
遊王戎後至籍戲之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如
卿輩意復易敗耳此足見戎之高致若使子聞秋聲得

句方題壁間不知天地之大秋毫之小何催租人能敗
邪賈島鍊敲推字至衝京尹節而不知此正得詩興之
深者

孟東野詩

自六朝詩人以來古淡之風衰流爲綺靡至唐爲尤甚
退之一世豪傑而亦不能自脫於習俗東野獨一洗衆
陋其詩高妙簡古力追漢魏作者政如倡優雜沓前陳
衆所趨奔而有大人君子垂紳正笏屹然中立此退之
所以深嘉屢歎而謂其不可及也然亦恨其太過蓋矯

世不得不爾當時獨李習之見與退之合後世不解此
意但見退之稱道東野過實爭先譏誚東野反爲退之
所累惜乎無有原其本意者也

唐詩工靡麗

唐人詩偏工靡麗雖李太白亦十句九句言婦人其後
王建元稹韓偓之徒皆然如裴說者蓋未嘗以詩名至
作寄邊衣詩則美麗可喜蓋當時詞章習尚如此故人
人能道此等語也

張文潛詩

張文潛詩云春波一眼去鳧寒晁無咎稱之至東坡則云春風在流水鳧鴈先拍拍有無盡藏之春意

詩人用字

王平甫詩云山月入松金破碎其流蓋出於退之竹影金瑣碎之句然斜陽映竹則交加亂射若相瑣然故於瑣字爲宜至於月華散漫松影在地則破字佳詩人用字皆不苟也

杜少陵悶詩

杜少陵作悶詩云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或曰人之

好惡固自不同若使吾居此當卒以樂死矣予以爲不然人心憂鬱則所觸而皆悶其心和平則何適而非快青山白水本是樂處苟其中不快則慘澹蒼莽適足以增悶耳少陵又有詩云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花鳥本是平時可喜之物而抑鬱如此者亦以觸目有感所遇之時異耳

方言入詩

方言可以入詩吳中以八月露下而雨謂之淋露九月霜降而雲謂之護霜竹坡周少隱有句云雨細方淋露

雲疎欲護霜方言又有勃姑鷓舅槐花黃舉子忙促織
鳴嬾婦驚之類詩人皆用之大抵多吳語也

明妃曲

古今人作明妃曲多矣皆道其思歸之意歐陽公作兩
篇語固傑出然大概亦歸於幽怨白樂天有絕句云漢
使若回煩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
道不如宮裏時其措意頗新然問黃金何日贖蛾眉則
亦寓思歸之意要當言其志在爲國和戎而不以身之
流落爲念則詩人之旨也

陳子高觀寧王進史圖詩

陳子高觀寧王進史圖作詩云汗簡不知天上事至尊
新納壽王妃世稱其工然太露筋骨矣李義山驪山詩
云平明每幸長生殿不從金輿祇壽王此則婉而有味
春秋之稱也

陳輔之論林和靖梅詩

陳輔之云林和靖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
殆似野薔薇是未爲知詩者予嘗踏月水邊見梅影在
地疎瘦清絕熟味此詩真能與梅傳神也野薔薇叢生

初無疎影花陰散漫鳥得橫斜也哉

張芸叟詞

張芸叟詞云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人喜誦之樂
天題岳陽樓詩云春岸綠時連夢澤夕波紅處近長安
蓋芸叟用此換骨也

詩人相呼

古者風俗淳厚朋友相呼以名至唐詩人猶以名相呼
或直呼其行而不忌如杜子美贈李太白詩而云白也
詩無敵之類是已直呼其行者尤多今人聞呼其名其

不怒罵者幾希至於文字間欲呼其行或繼之以丈或繼之以兄或繼之以官亦未嘗敢徒呼其行也

禁東坡文

宣和間申禁東坡文字甚嚴有士人竊攜坡集出城爲闡者所獲執送有司見集後有一詩云文星落處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窮才力謾超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人間便覺無清氣海內何曾識古風平日萬篇誰愛惜六丁收拾上瑤宮京尹義其人且畏累已因陰縱之

王左丞同名詩

王履道左丞

安中

在京師見何人家亭上題字筆勢灑

落不著姓而其名則安中也王驚問何人所書守者曰
此何安中亦河朔人也王以與已名同恐人莫之辨戲
書一詩於其後云蜀客更名緣好尚漢臣書姓爲同官
孟公自合名驚座子夏尤宜便小冠益號文章緣兩李
翊書制誥有諸韓二元各自分南北付與時人子細看
終篇皆用同名事云

雍孝聞

雍孝聞蜀人崇寧間廷試對策力詆時政闕失駁放後

雖授以右列然卒不仕浪迹山林遂遇異人得道政和
末變姓名爲道士入內說法徽宗謂其得林靈素之半
因賜姓木更名廣莫竟不知其爲孝聞也孝聞嘗自詠
云百萬人中隱一身深如勺水在滄溟獨醒自負賢人
酒天濶難尋處土星照影自憐湖水碧高吟贏得蜀山
青城南老樹如相問不枉翻空過洞庭

二州酒名

敘州本戎州也老杜戎州詩云重碧傾春酒輕紅擘荔
枝今敘州公醞遂名以重碧東坡在齊安有春江綠漲

蒲萄醅之句靖康初元韓子蒼舍人駒作守有旨添賜郡釀因名其庫曰蒲萄醅仍有詩云孤臣政術不堪論尚得君王賜酒尊父老異時傳盛事蒲萄醅熟記初元

三處西湖

三處皆有西湖東坡連鎮二州故表謝云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輒爲西湖之長晚謫惠州州有豐湖亦名西湖淳熙中祕書楊監萬里使廣東過惠遊豐湖賦詩云三處西湖一色秋錢塘潁水更羅浮東坡元是西湖長不到羅浮便得休

毗陵二畫

吾州天慶觀畫龍太平寺畫水勝絕之筆聞於天下凡四方來者道出毗陵必迂路而觀焉龍蓋姑蘇道士李懷仁所畫懷仁者酒豪不羈嘗呼龍松江之上狎而觀之遂畫龍入神品過毗陵天慶觀大醉索墨漿數斗曳茗帚裂巾袂濡墨號呼奮躑斯須龍成觀者失聲辟易懼將搏也懷仁後不知所終而好事者每呼畫工就龍模寫工運筆之際輒眩暈欲仆竟不能成觀者駭異水則郡人徐友畫清濟貫河一筆紆遶長數十丈不斷却

立而觀濤瀾洶涌目爲之眩仰首近之凜然若飛流之
濺於面也郡人吳德輝因與客論近世名畫曰予每至
畫龍處輒諦玩彌時不能休乃賦古風曰道人龍中來
醉與神物會寫茲蜿蜒質日月爲冥晦崩翻江海姿素
壁起濤瀨呼吸見雌雄抉石疑可碎蕭森殿陰古衆真
儼飛旆注觀恐騰躍夜半失像繪飛光者明珠靈祕一
何怪爛爛照薨棟那得久在外偷兒伺酣睡不怕嬰鱗
害願言慎所託未用期一快淳熙戊戌楊誠齋爲太守
過太平寺爲賦畫水長句曰太平古寺劫灰餘夕陽惟

照一塔孤得得來看還不樂竹莖荒處破殿虛偶逢老
僧聽僧話道是壁間畱古畫徐生絕筆今百年祖師相
傳妙天下壁如雪色一丈許徐生畫水纔盈堵橫看側
看只麼是分明是畫不是水中有清濟一線波橫貫萬
里濁浪之黃河雷奔電卷儘渠猛獨清元自不隨他波
痕盡處忽掀怒攪動一河秋水暮分明是水不是畫老
眼向來元自誤佛廬化作金梅樓銀山雪堆風打頭是
身飄然在中流奪得太一蓮葉舟僧言此畫難再覓官
歸江西却相憶并州剪刀翦不得鵝溪匹絹官莫惜貌

取秋濤懸坐側是二畫爲一郡之勝處而二公又形之
賦詠間真足以傳不朽矣

畫水

東坡作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云畫竹必先得成竹
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
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
如此此固作畫之法然不惟竹也畫水亦然坡嘗記蜀
人孫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
度經歲終不冑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

如風須臾而成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以此
言之則心手相應之際間不容髮非若樓臺人物可以
款曲運筆經日而成也予嘗疑少陵王宰畫山水圖歌
云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
肯畱真迹此殆是言王宰之畫不易得當聽其累日經
營不可促迫之意爾其歌有云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
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潏山木
盡亞洪濤風觀其氣勢如此則筆所未到氣已吞食頃
已爲久若必俟十日乃成則其畫不足觀矣

梁谿漫志卷第七

梁谿漫志卷第八

費袞 補之

蘇子美與歐陽公書

蘇子美奏邸之獄當時小人借此以傾杜祁公范文正
同時貶逐者皆名士姦人至有一網打盡之語獨韓魏
公趙康靖論掇之而不能回也其得罪在慶歷四年之
十一月時歐陽公按察河北子美貽書自辨於公詞極
憤激而集中不載今錄于此以補史所遺者云舜欽再
拜冬凜伏惟按部外起居安裕前月嘗拜書甚疎畧必

已通呈舜欽不曉世病蹈此禍機雖爲知己者羞而內
省實無所愧恐流言奉惑不避縷述自杜丈入相已來
羣公日相攻謗非一端也九月末間嘗與子漸勝之邸
中小飲之翰君暮見過勝之言論之間時有高處二諫
因與之辨折本皆戲謔又無過言此亦吾曹常事不一

二日朝中諠然以謂謗及時政吁可駭也故臺中奏疏

趙祐怒二諫嘗論其不才故也

天子辨其誣不下其削臺中鬱然不快

無所洩憤因本院神會又意君暮預焉

時君暮與赴會諸君同出館過

邸於是再削其削亦畱中不出諸臺益忿重以穢瀆之

語上聞列章牆進取必於君知二相膽薄畏事必不敢

開口以辨既而起獄震動都邑又使刻薄之吏當之陶翼

本憲長所舉中人追押席客皆翼之請也希望沾激深致其文柳掠妓人無

所不至設有自誣者則席賓皆遭汙辱矣且進邸神會

比年皆然亦嘗上聞蓋是公宴臺中謂去端闡不遠以

權貨務較之孰近權務後邸中兩日作會甚盛若謂費用過當以商

稅院比之孰多舜欽或非時為會聚集不肖則是可責

也原叔濟叔輩皆當世雅才朝廷尊用之人因事燕集

安足為過賣故紙錢舊已奏聞本院自來支使判署文

記前後甚明況都下他局亦然不係諸處帳管比之外郡雜收

錢豈有異也外郡於官地種物收利之類甚多下至糞土柴蒿之物往往取之以助筵會當

時本惡於胥吏輩率釀過多遂與同官各出俸錢外更

於其錢中支與相兼皆是祠祭燕會上下飲食共費之

今以監主自盜定罪減死一等科斷使除名為民與貪

吏培官物入已者一同始府中敕斷追兩官罰銅二十斤後六日府中復遣吏來取出

身文字殊不曉閣下觀其事察其情豈當然乎舜欽雖不足惜

為國計者豈不惜法乎自有他條不用私貸官物有文記準盜論不至除名判署者五

匹杖九十其法甚輕審刑者自為重輕不由二府苟務快意壞亂

典刑丁度怒京兆二相恐栗畏縮自保其位心知非是

不冑開言上有怒意皆不敢承當復令坐客因飲食被刑斥逐奔

竄銜憤瀝血無人哀矜名辱身冤爲讎者所快輦轂之

下尚爾遠民冤濫孰冑更爲辨之近者葛宗古滕宗諒

張亢所用官錢鉅萬復有入已惟范公橫身當之皆得

末減非范公私此三人於朝廷大體實有所補多矣國

朝本以仁愛撫天下常用寬典今一旦臺中蓄私憾結

黨繩小過以陷人審刑持深文以逞志傷本朝仁厚之

風當塗者得不疾首而歎息也舜欽年將四十矣齒搖

髮蒼才爲大理評事廩祿所入不足充衣食性復不能
與凶邪之人相就近今得脫去仕籍非不幸也自以所
學教後生作商賈於世必未至餓死故當緘口遠遁不
復更云但以遭此構陷累及他人故憤懣之氣不能自

平時復嶮屹於胸中一夕三起茫然天地間無所赴愬

天子仁聖必不容姦吏之如此但舉朝無一言以辨之

此可悲也

掖垣諸君列章論館中人此自古未有唯
趙叔平不署且有削極言辨之可重可重舜

欽素爲永叔獎愛故粗寫大概幸觀過而見察也苦寒

伏望保重不宣舜欽再拜歐陽公書其後云子美可哀

吾恨不能爲之言又聯書一行云子美可哀吾恨不能
言蓋公已自諫省出矣予近見子美墨迹一卷皆自書
其所作詩行草爛然龍蛇飛動其中有獨酌一詩云一
酌澆腸俗慮奔鷗微鵬大豈堪論楚靈當日能知此有
入滄江作旅魂卷尾題云慶歷乙酉十月書于姑蘇驛
舍考其時蓋是被罪之明年居滄浪時所書其詩語閒
放曠達如此或謂流落幽憂以終非也

陳少陽遺文

陳少陽遺其家書南徐刻本以傳人多知之而其爲文

世所罕見胡蒼梧嘗得其跋蔡君謨茶錄予惜其流落
不傳爲載于此少陽跋云余聞之先生長者君謨初爲
閩漕時出意造密雲小團爲貢物富鄭公聞之歎曰此
僕妾愛其主之事耳不意君謨亦復爲此余時爲見聞
此語亦知感慕及見茶錄石本惜君謨不移此筆書旅
葵一篇以進

韓蘄王詞

紹興間韓蘄王自樞密使就第放浪湖山匹馬數童飄
然意行一日至湖上遙望蘇仲虎尚書宴客蘄王徑造

其席喜甚醉歸翼日折簡謝餉以羊羔且作二詞手書
以贈蘇公緘藏之親題其上云二闕三紙勿亂動淳熙
丁未蘇公之子壽父山丞太府攜以示蘄王長子莊敏
公莊敏以示予字畫殊傾欵然其詞乃林下道人語莊
敏云先人生長兵間不解書晚年乃稍稍能之耳其一
詞臨江仙云冬看山林蕭疎淨春來地潤花濃少年衰
老與山同世間爭名利富貴與貧窮榮貴非干長生藥
清閒是不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公單方只一味盡在
不言中其一南鄉子云人有幾何般富貴榮華總是閒

自古英雄都如夢爲官寶玉妻男宿業纏年邁衰殘鬢
髮蒼浪骨髓乾不道山林有好處貪歡只恐癡迷誤了
賢世忠上

烈女守節

中興死節之士固不乏而女子守節者亦多有之洪鴻
父羽之女適繁昌焦洧一日遇巨盜於江中欲逼之女
義不受汙投江而死兩侍兒大曰宜恩小曰均奴姓吳
氏女兄弟也俱有色藝亦相隨赴水死焦之甥徐伯遠
傳其事竹坡周少隱爲之賦二詩云就死由來不自疑

玉顏那爲賊鋒低了知今日投淵婦猶勝當年斷臂妻
虜騎駸駸戰艦驕春江漫漫溼金翹但將紅袖供歌舞
却爲周郎笑二喬丁文簡公五世孫女世爲鄭州新鄭
縣人年十六嫁進士張晉卿靖康中與其夫避地大隗
山虜至丁被擒挾之上馬丁投地以醜語詆之且曰我
寧死耳誓不辱於汝輩也虜始亦不怒但屢扶上馬丁
罵不已乃忿然嗔目遂絕於槎下晏元憲公四世孫女
其父孝廣爲鄧州南陽縣尉女小字師姑年十五從叔
孝純官于廣陵建炎三年陷于虜係以北去每欲侵陵

之輒擲身于地僵仆氣絕或自經或投于井皆救而獲
免其主母愛之撫育如已出虜中爭傳誇焉又有陳氏
女其父壽隆紹興初爲湖北提刑卒于官其子造之挈
妹至吳欲適呂丞相之子舟至焦山遇賊其家被害賊
欲逼女力拒之大聲呼其嫂曰不如俱投江俾此身明
白無爲賊辱因躍入水死其屍浮數里不沒賊怒因撞
以矛乃沒女時年十四洪氏事周少隱旣賦詩關子東
注亦寫之樂府丁晏二事則朱少章并奉使歸奏之陳
氏事則故老爲予言古今烈女史官不及知而湮滅撫

傳者何可勝數是以表而出之

改德士頌

宣和庚子改僧爲德士一時浮屠有以違命被罪者獨一長老遽上表乞入道其辭有習蠻夷之風教忘父母之髮膚儻得回心而向道便更合掌以擎拳等語彼方外之人乃隨時迎合如此亦可怪也又一長老道行甚高或戲之曰戴冠兒穩否荅曰幸有一片閒田地此意甚微婉直以爲遊戲耳時饒德操已爲僧因作改德士頌云自知祝髮非華我故欲毀形從道人聖主如天苦

憐憫復令加我舊冠巾舊說螟蛉逢螺贏異時蝴蝶夢
莊周世間化物渾如夢夢裏惺惺却自由德士舊嘗稱
進士黃冠初不異儒冠種種是名名是假世人誰不被
名謾衲子紛紛惱不禁倚松傳與法安心餅盤釵釧形
雖異還我從來一色金小年曾著書生帽老大當簪德
士冠此身無我亦無物三教從來處處安

英雄先見

古之英雄智畧相當其所以爲勝負者無他正如弈棋
特爭先法爾曹操赤壁敗歸道經華容地多蘆葦先使

老弱踐之以過曰劉備智過人而見事遲若使人縱火
吾屬無類矣王稽載范雎入秦值穰侯行郡邑雎匿車
中穰侯果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
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卽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
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
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
乃已且穰侯旣疑有人當卽索之投機之會間不容髮
顧去而復來則已墮雎計中矣後人論曹操劉備之強
弱穰侯范雎之成敗不必求諸他止觀此二事足矣

樹稼靈仝誤

唐會要開元二十九年冬十月京城寒甚凝霜封樹學者以爲春秋雨木冰卽是亦名樹介言其象介冑也寧王見而歎曰此所謂樹架者也諺云樹架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吾其死矣新唐書五行志記永徽年凝凍封樹引劉向語亦謂之樹介而舊唐書作樹稼白樂天樂府新豐折臂翁云君不見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注云開元初突厥數寇邊天武軍牙將郝雲岑斬默啜獻首闕下自謂有不世之功時宋璟爲相以天

子好武恐徼功者生心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雲岑
遂慟哭嘔血而死按此則名雲岑而舊唐書作靈儉新
唐書作靈佺資治通鑑作靈荃考異中亦無之

陸宣公哀方書

陸宣公在忠州哀方書以度日非特假此以避禍蓋君
子之存心無所不用其至也前輩名士往往能醫非惟
衛生亦可及物而今人反恥言之近時士大夫家藏方
或集驗方流布甚廣皆仁人之用心本草單方近已刻
於四明然唐人及本朝諸公文集雜說中名方尚多未

見有類而傳之者予屢欲爲之恨藏書不廣儻有能用
予言集以傳諸人亦濟物之一端也

藥方傳人

有蓄藥方之驗者可傳諸人得飲食之法者不可傳諸
人非謂自珍口腹之奉也蓋傳人以藥則能衛生教人
飲食則必傷生君子以仁存心故不當爾而世人有疾
病得名方而愈者往往祕藏不肯示人至於烹物命以
資七筯一有適口則夸詫廣坐人人相效所殺不勝計
其用心相反如此得無謬誤乎

聞見後錄論田橫

邵公濟

博

著聞見後錄云田橫居萬里海外高祖必欲

其來不則發兵誅之四皓近在商山以高祖之暴而不能致蓋四皓振世之豪與高祖同高祖已帝則可隱矣故高祖全之非不能屈也大父康節云公濟之說如此予竊以爲不然方高帝時羣雄逐鹿惟田橫最得人心至從海島者五百人蹈死不變其得士可知矣高帝汲汲欲其來萬里召之豈真有意於招賢人哉其意謂同心協力數百人萃於一國彼豈終帖帖者邪外以禮誘

之終以兵脅之必使之死而後已此高帝本心也若夫
四皓則高帝視之邈然其於進退初無益於漢之成敗
當時逃秦人皆此徒耳漢初無輕重於其間也其後爲
太子羽翼適會高帝勢有不可又叔孫通之徒爭之力
故子房倡爲上素高此四人之語以遮當世耳目而邵
氏獨以道里遠近爲言又謂康節之說如此豈其然邪

程文簡碑誌

聞見後錄又云某公在章獻明肅后垂箔日密進唐武
氏七廟圖后怒抵之地曰我不作負祖宗事仁皇帝解

之曰某但欲爲忠耳后旣上賓仁皇帝每曰某心行不
佳後竟除平章事蓋仁皇帝盛德大度不念舊惡故也
自某公死某公爲碑誌極其稱贊天下無復知其事者
矣某公受潤筆帛五千端云予按穎濱龍川畧志載進
七廟圖乃程文簡也夫善惡之實公議不能掩所謂史
官不記天下亦皆記之矣然程公墓誌神道碑皆歐陽
公所爲凡碑誌等文或被旨而作或因其子孫之請揚
善掩惡理亦宜然至於是是非非則天下自有公論歐
陽公一世正人而謂受潤筆帛五千端人不信也

稱象出牛之智

智之端人皆有之惟智過人者能發其端後人觸類而長之無所不可魏曹沖五六歲有成人之智孫權曾致巨象曹操欲知其重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而載之則校可知矣操大悅而行之本朝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斤治平中水暴漲絕梁牽牛沒于河募能出之者真定府僧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爲權衡狀鉤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賜以紫衣此蓋因曹沖之

遺意也

士人祈閒適

有士人貧甚夜則露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方正襟焚香忽聞空中神人語曰帝憫汝誠使我問汝何所欲士荅曰某之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生衣食粗足逍遙山間水濱以終其身足矣神人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汝何從得之若求富貴則可矣予因歷數古人極貴念歸而終不能遂志者比比皆是蓋天之靳惜清樂百倍於功名爵祿也

梁谿志卷八
蔡條著書

蔡條姦人助其父爲惡者也特以在兄弟間粗親翰墨
且嘗上書論諫故在當時稍竊名著書甚多大抵以姦
言文其父子之過此固不足怪至談叢所載其家佞幸
濫賞可醜可羞之事反皆大書特書以爲榮此乃竄南
荒時所作至是猶不悟真小人而無忌憚者哉

梁谿漫志卷第八

梁谿漫志卷第九

費袞補之

劉高尚事

劉高尚者濱州安定人家世爲農生九歲不茹葷後稍不語問以事則書而對其語初若不可曉已而輒驗家人爲築別室以居久之言皆響應遠近以爲神聲聞京師徽宗三使往聘之辭疾不奉詔宣和間賜號高尚處士而建觀以居其徒因以其號名之靖康之擾棣人白其守使迎高尚守具安車邀之不至一日棄濱而來

濱人大恐後二日濱州兵叛屠其城高尚至棣棣人喜
守爲掃郵傳供帳以舍之高尚見之笑去乃卽城隅治
舍水傍濱人或持金帛攜家室以就其廬者人往往笑
之旣而敵騎大至城且陷人之死於兵者以萬數而火
不及其居就之者果賴以免敵人見高尚皆下馬羅拜
不敢入其里高尚嘗有言曰世之人以嗜欲殺身以貨
財殺子孫以政事殺人以學問文章殺天下後世識者
尊爲名言鏤板以傳竹坡周少隱旣爲之傳又推廣其
言而爲之說曰此佛菩薩老聃莊周之徒所以救溺起

死還真之論豈區區爲世俗言語文章者所能至哉夫
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必盛卒徒而後敢
出焉至於衽席之上飲食之間其禍有甚於畏塗者而
不知戒則是終不知嗜欲之能殺身矣黷貨嗜利之士
食厚祿而取民財雖喪亡之禍僅免其身而千金之產
不足以供不肖子一醉之費人禍天殃不在其身而在
其後則貨財豈不足以殺其子孫哉秦自商鞅之事孝
公始用刑名而李斯之事始皇趙高之事二世皆以是
道百年之間天下之人不死於刑而死於兵蓋不知其

幾千百萬桑宏羊開利說以中主欲不過欲自售一身而已禍流後世至唐宇文融皇甫鎛之徒皆用其說以取尊位而天下自是數蒙誅求之禍其殺人固無異於以挺與刃行政之弊一至於此豈不痛哉昔人有欲注周易與本草者或勸其注本草曰注本草誤不過殺一人注周易而誤則其禍道也大矣不然孟子之闢楊墨子雲之詆申韓退之之斥佛老其憂天下後世之意何其深且切哉後世斷章析句背正失理之學興其徒從而和之更相標榜迭相師授以盜名聲而取富貴寢不

可救豈非至人之前知知其必有斯禍而爲是說乎紫芝聞先生之言嘗私竊以爲嗜欲之殺身貨財之殺子孫與夫政事之殺人三者人猶得而知之若夫學問文章殺天下後世則周公孔子之言也先生農家子未嘗讀書事師而有是言豈神仙中之知道者乎此與夫熊經鳥伸吐故納新區區積歲月之功而欲著名於仙籍者固有間矣

事有專驗於一數

天下事固莫不有數然士大夫或有終身專驗於一數

者殆不可曉韓康公行第三發解過省殿試皆第三以
元祐三年三月薨皆三數故蘇子容作挽詩云三登慶
歷三人第四八熙寧四輔尊何清源第五微時從人筮
窮達其人云公不第五何曰然其人拊掌大笑連稱奇
絕因曰公凡遇五卽有喜慶何以熙寧五年鄉薦余中
榜第五人及第五十五歲隨龍崇寧五年拜相每遷官
或生子非五年卽五月或五日其驗如此二事不知何
故深於數者必能知之

譚命

近世士大夫多喜譚命往往自能推步有精絕者予嘗
見人言日者聞人命蓋未始見年月日時同者縱有一
二必唱言於人以爲異嘗畧計之若生時無同者則一
時生一人一日當生十二人以歲計之則有四千三百
二十人以一甲子計之止有二十五萬九千二百人而
已今祇以一大郡計其戶口之數尚不減數十萬況舉
天下之大自王公大人以至小民何啻億兆雖明於數
者有不能歷算則生時同者必不爲少矣其間王公大
人始生之時則必有庶民同時而生者又何貴賤貧富

之不同也此說似有理予不曉命術姑記之以俟深於
五行者折衷焉

江陰士人彊記

江陰士人葛君忘其名彊記絕人嘗謁郡守至客次一
官人已先在意象軒驚葛敝衣子子來揖之殊不顧葛
心不平坐良久謂之曰君謁太守亦有銜袖之文乎其
人曰然葛請觀之其人素自負出以示葛疾讀一過卽
以還之曰大好斯須見守俱白事畢葛復前曰某骯髒
之文此官人竊爲已有適以爲贄者是也使君或不信

某請誦之卽抗聲誦其文不差一字四座皆愕視此人
且雜靳之其人出不意無以自解倉皇卻退歸而慚恚
得疾幾死葛浮沉閭里間家傍有民張染肆置簿書識
其目葛嘗被酒偶坐其肆信手繙閱一夕民家火作凡
所有之物并文書皆燼焉物主競來索數倍責償民無
以質驗憂撓不知所出其子謀諸父曰吾聞里中葛秀
才天性能記渠昨過吾家嘗閱此籍或能記憶盍以情
叩乎卽日父子詣葛言其狀葛笑曰汝家張染肆且吾
何從知其數邪民拜且泣葛又笑曰汝以壺酒來當能

知之民喜亟歸攜酒殺至葛飲畢命取紙筆爲疏某月
某日某人染某物若干某月某日某人染某物若干凡
數百條所書月日姓氏名色丈尺無毫髮差民持歸呼
物主讀以示之皆叩頭駭伏胡蒼梧記張文定諸公取
相國寺前染簿各記十版此或出於用意故能默識非
若葛之無心而然信天稟記問不可及也邦人至今談
其事云

本草誤

張文潛好食蟹晚苦風痺然嗜蟹如故至剔其肉滿貯

巨楮而食之嘗作詩云世言鱉毒甚過食風乃乘風淫
爲末疾能敗股與肱我讀本草書美惡未有憑筋絕不
可理鱉續牢如緼骨萎用鱉補可使無驚崩凡風待火
出熱甚風乃騰中炎若遇鱉其快如霜冰俗傳未必妄
但恐殊愛憎本草起東漢要之出賢能雖失諒不遠堯
跖終殊稱書生自信書俚說徒營營文潛爲此詩殆嗜
鱉之僻而爲之辨耶抑真信本草也如河豚之目并其
子凡血皆有毒食者每剔去之其肉則洗滌數十過俟
色如雪方敢烹故梅聖俞詩云烹魚苟失所入喉爲鏌

鄒而大觀本草乃云河豚性溫無毒所謂注本草誤而
能殺人者殆此類邪

張文潛粥記

張文潛粥記贈潘邠老云張安道每晨起食粥一大盃
空腹胃虛穀氣便作所補不細又極柔膩與臟腑相得
最爲飲食之良妙齊和尚說山中僧每將旦一粥甚繫
利害如或不食則終日覺臟腑燥渴蓋能暢胃氣生津
液也今勸人每日食粥以爲養生之要必大笑大抵養
性命求安樂亦無深遠難知之事正在寢食之間耳或

者讀之果笑文潛之說然予觀史記陽虛侯相趙章病
太倉公診其脈曰法五日死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
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
期不安穀者不及期由是觀之則文潛之言又似有證
後又見東坡一帖云夜坐飢甚吳子野勸食白粥云能
推陳致新利膈養胃僧家五更食粥良有以也粥既快
美粥後一覺尤不可說尤不可說

著書稱謂

古人文字間於輩行稱謂極嚴凡視予猶父者則名之

馬大年嘗論退之作詩名籍徹而字東野則知東野乃其友而籍徹輩則弟子也大觀政和間有達官著書於歐陽叔弼蘇叔黨皆直名之如曰予見棐言又曰予見過當問之之類此達官於六一東坡既非輩行以前輩著書之法觀之恐不當名其子也

作字提筆法

陳寺丞昱閒樂先生伯修之子也少好學書嘗於閒樂

枕屏效米元章筆迹書少陵詩一日元章過閒樂見而驚焉閒樂命出拜元章卽使之書喜甚因授以作字提

筆之法曰以腕著紙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陳問曰
提筆亦可作小楷乎元章笑因顧小史索紙書其所作
進黼展贊表筆畫端謹字如蠅頭而位置規橈皆若大
字父子相顧歎服因請其法元章曰此無他惟自今已
往每作字時不可一字不提筆久久當自熟矣

何祕監語

蜀人何道夫祕監耕常言一切世間虛幻畱之不住將
之不去士大夫惟當做畱得住將得去底事耳又云官
不必高但願衣冠不絕而常爲士類家不必富但願衣

食粗足而可以及人道夫平生香火禱祈每及於此樂善者鏤版以傳其言道夫仕宦得任子恩輒先及猶子既歿三子澤皆不及已而德彥德固聯登淳熙丁未進士第紹熙庚戌德方亦決科識者知其爲善之報焉

官戶雜戶

律文有官戶雜戶良人之名今固無此色人讞議者已不用此律然人罕知其故按唐制凡反逆相坐沒其家爲官奴婢反逆家男女及奴婢沒家皆謂之官奴婢男年十四以下者配司農十五以上者以其年長令遠京

邑配嶺南爲城奴也一免爲番戶再免爲雜戶三免爲
良人皆因赦宥所及則免之凡免皆因恩言之得降一
等二等或直入良人諸律令格式有言官戶者是番戶
雜戶之總號非謂別有一色蓋本於此

惟揚澄江

古今稱揚州爲惟揚蓋掇取禹貢淮海惟揚州之語然
此二字殊無義理若謂可用則他州亦可稱惟徐惟青
之類矣又多以江陰爲澄江意取謝元暉靜如練之句
然元暉作詩初不指此地而言也滁州環城多山故醉

翁亭記首言環滁皆山也流俗至以環滁目是邦此尤可笑

戚氏詞

程子山

敦厚

舍人跋東坡滿庭芳詞云予聞之蘇仲虎

云一日有傳此詞以爲先生作東坡笑曰吾文章冑以

藻繪一香篆槃乎然觀其間如畫堂別是風光及十指

露之語誠非先生冑云子山之說固人所共曉予嘗怪

李端叔謂東坡在中山歌者欲試東坡倉卒之才於其

側歌戚氏坡笑而領之邂逅方論穆天子事頗摘其虛

誕遂資以應之隨聲隨寫歌竟篇纔點定五六字坐中
隨聲擊節終席不間他辭亦不容別進一語臨分曰足
以爲中山一時盛事然予觀其詞有曰玉龜山東皇靈
媿統羣僊又云爭解繡勒香鞵又云鑿輅駐蹕又云肆
華筵間作脆管鳴絃宛若帝所鈞天又云盡倒瓊壺酒
獻金鼎藥固大椿年又云浩歌暢飲回首塵寰爛漫遊
玉輦東還東坡御風騎氣下筆真神仙語此等鄙俚猥
俗之詞殆是教坊倡優所爲雖東坡竈下老婢亦不作
此語而顧稱譽若此豈果端叔之言邪恐疑誤後人不

可以不辨

薛能詩

野史雜說多有得之傳聞初未嘗攷究其實而相承以爲然者世傳秦宗權始爲薛能吏坐法笞背薛因唱云素脊鳴秋杖良久不繼因幕吏白事續云烏靴響暮廳乃命決行其後宗權起兵首捕薛令舉前詩因又續云刃飛三赤雪白日落文星遂害之按唐史廣明元年九月忠武大將周岌逐其節度使薛能能將奔襄陽亂兵追殺之先是軍未變秦宗權以許牙將調發至蔡聞能

死許州亂託云赴難募蔡兵遂逐刺史據其城因以宗權爲蔡州刺史然則能死於許州時宗權自在蔡州安有聯詩被害之事邪雜說中如此類甚多殆不勝掇擊也

陳子車殉葬

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

弗果用耶律德光之母述律左右有過者多送木葉山
殺於阿保機墓隧中曰爲我見先帝於地下後以事怒
大將趙思溫使送木葉山思溫辭不肯行述律曰汝先
帝親信安得不往見之思溫對曰親莫如后后何不行
述律曰我本欲從先帝於地下以子幼國中多故未能
也然可斷吾一臂以送之左右切諫乃斷其一腕而釋
思溫不殺此二事畧同思溫雖本中國人然武夫安識
前言往行蓋理之所在有不約而同耳

烏江項羽神

和州烏江縣英惠廟其神蓋項羽也靈響昭著紹興辛巳敵犯淮南過廟下駐軍入致禱擲琰數十皆不吉怒甚取火欲焚其廟俄大虺見於神座聳身張口目光射人敵駭怖而出隨聞大聲發於廟後若數百人同時喑鳴叱咤者舉軍震恐卽移屯東去竟不敢宿其地云郡上其事於朝詔封神爲靈祐王邦人益嚴奉之

二儒爲僧

近世儒者絕意聲利飄然遊方之外者有二人焉饒節字德操臨川人以文章著名曾子宣丞相禮爲上客陳

了翁諸公皆與之遊往來襄鄧間始亦有婚宦意遇白崖長老與之語欣然有得嘗令其僕守舍歸見其占對異常怪而問之僕曰守舍無所用心聞鄰寺長老有道價往請一轉語忽爾覺悟身心泰然無他也德操慨然曰汝能是我乃不能何哉徑往白崖問道八日而悟盡發囊橐與其僕祝髮爲浮屠德操名如璧僕名如琳遍參諸方陳了翁關子開兄弟皆以詩稱美之至江浙樂靈隱山川因挂錫焉琳抱疾德操躬進藥餌旣卒盡送終之義後主襄陽天寧夏均父倪爲請疏其畧云無復

挾書更逐康成之後何憂成佛不居靈運之先又云豈
惟江左公卿盡傾支遁獨有襄陽耆舊未識道安時稱
其精當德操自號倚松道人所爲詩文皆高邁號倚松
集云吳元中丞相之弟名敘字元常亦能詩有水竹清
瘦霜松孤之句除南京敦宗院教授未赴忽棄官爲僧
法名正光歷住萬年國清諸刹晚主衢之烏巨寺一子
亦早夭其婦守志不嫁光年益老感疾婦必躬造飲饌
以進積久不懈後元中丞相薨當家無人其祖母韓夫
人奏乞元常歸故官詔許之元常迄不就凡住名利四

十年而終

天生對

前人記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韶以爲的對紹興中馮

侍郎

檝

羅侍御

汝楫

在朝或戲爲語云侍郎侍御檝汝

楫無能對者時范檢正

同

陳檢詳

正同

俱爲二府掾屬

徐敦濟

康

續云檢正檢詳同正同時以爲天生此對也

唐重氏族

唐自太宗命高士廉等撰氏族志本惡山東人士崔盧李鄭自矜地望乃更以皇族爲首是亦自矜隴西著姓

也然魏證房元齡家皆盛與山東諸族爲昏由是舊望
不減至顯慶中許敬宗等又升后族爲第一等於是益
尚門閥諂諛之徒不稱人以官而呼之爲郎猶奴之事
主蓋當時門地高者以此名爲貴重宋廣平呼張易之
爲卿天官侍郎鄭杲謂宋曰中丞奈何卿五郎宋曰以
官言之正當爲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楊再思
爲宰相而呼張昌宗爲六郎安祿山兼三鎮節度使而
呼李林甫爲十郎裴坦之子勛至呼其父爲十一郎明
皇不以天子爲貴而自呼爲三郎當時獻五角六張賦

者亦呼其君爲三郎流弊可駭如此

梁谿漫志卷第九

梁谿漫志卷第十

費袞補之

陸鴻漸爲茶所累

人不可偏有所好往往爲所嗜好揜其他長如陸鴻漸本唐之文人達士特以好茶人止稱其能品泉別茶爾所著書甚多曰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潮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三卷然世所傳者特茶經他書皆不傳蓋爲茶經所揜也鞏縣有瓷偶人號陸鴻漸買十

茶器得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輒灌注之鴻漸嗜茶而終遭困辱嗜好之弊至此獨不可笑乎

范信中

范寥字信中蜀人其名字見山谷集負才豪縱不羈家始饒給從其叔分財一月輒盡之落莫無聊賴欲應科舉人曰若素不習此奈何范曰我第往卽以成都第二名薦送益縱酒遂毆殺人因亡命改姓名曰花但石蓋增損其姓字爲廋語遂匿傍郡爲園丁久之技癢不能忍書一詩於亭壁主人見之愕然曰若非園丁也贈以

白金半笏遣去乃往稱進士謁一鉅公忘其人鉅公與
語奇之延致書室教其子范暮出歸輒大醉復毆其子
其家不得已遣之遂椎髻野服詣某州持狀投太守翟
公思求爲書吏翟公視其所書絕精妙卽畱之時公異
參政立屏後翟公視事退公異前問曰適道人何爲者
翟公告以故公異曰某觀其眸子非常人宜詰之乃召
問所以來范悉對以實問習何經曰治易書翟公出五
題試之不移時而畢文理高妙翟公父子大驚敬待之
已而歸南徐寘之郡庠以錢百千畀州教授俾時調其

急闕且囑之曰無盡予之彼一日費之矣頃之翟公得
教授者書云自范之畱一學之士爲之不寧已付百千
與之去不知所之矣未幾翟公捐館於南徐忽有人以
袖掩面大哭排闥徑詣總帷闈者不能禁翟之人皆驚
公巽默念此必范寥哭而出果范也相勞苦畱之宿天
明則翟公几筵所陳白金器皿蕩無孑遺訪范亦不見
時靈幃婢僕門內外人亦甚多皆莫測其何以能攜去
而人不之見也遂徑往廣西見山谷相從久之山谷下
世范乃出所攜翟氏器皿盡貨之爲山谷辦後事已而

往依一尊宿

志其名

師素知其人問曰汝來何爲曰欲出

家耳能斷功名之念乎曰能能斷色慾之念乎曰能如

是問荅者十餘反遂名之曰恪能居亡何尊宿死又往

茅山投落托道人卽張懷素也有妖術呂吉甫蔡元長

皆與之往來懷素每約見吉甫則於香合或茗具中見

一圓藥跳擲久之旋轉於桌上漸成小人已而跳躍于

地駸駸長大與人等視之則懷素也相與笑語而去率

以爲常時懷素方與吳儲侔謀不軌儲侔見范愕然私

謂懷素曰此怪人胡不殺之范已密知之矣一夕儲侔

又與懷素謀懷素出觀星象曰未可范微聞之明日乃告之曰某有祕藏遁甲文字在金陵此去無多地願往取之懷素許諾范既脫欲詣闕而無裹糧湯侍郎

東野

時爲諸生范走謁之值湯不在其母與之萬錢范得錢徑走京師上變時蔡元長趙正夫當國其狀止稱右僕射而不及司空左僕射蓋范本欲併告蔡也是日趙相偶謁告蔡當筆据案問曰何故忘了司空耶范抗聲對曰草茅書生不識朝廷儀蔡怒目嘻笑曰汝不識朝廷儀卽下吏捕儲侔等獄具懷素將就刑范往觀之懷素

謂曰殺我者乃汝耶范笑曰此朝廷之福爾又謂刑者
曰汝能碎我腦蓋乃可殺我刑者以刃斫其腦不入以
鐵椎擊之又不碎然竟不能神卒與儲侔等坐死洎第
賞范曰吾不能知此湯東野教我也遂急速湯湯惶駭
不測其由既至白身爲宣德郎御史臺主簿范但得供
備庫副使勾當在京延祥觀後爲福州兵鈐其人縱橫
豪俠蓋蘇秦東方朔郭解之流云

投水屈原

有士人嘗以非辜至訟庭守不直之士人憤懣大聲稱

沙溪洪元卷一
屈守怒曰若爲士乃敢爾爲我屬對不能且得罪因唱
曰投水屈原真是屈士人應聲曰殺人曾子又何曾守
曰吾句有二屈字而汝句尾乃曾音層字汝之不學明
矣顧何所逃罪邪士人笑曰此乃使君不學爾按屈姓
流俗皆如字呼而屈到屈原皆九勿切使君嘗研究否
守慚釋遣之

祠廟之訛

祠廟之訛甚多彭郎小姑固世所共知其最可笑者鄴
中有西門豹祠乃於神像後出一豹尾春陵有象祠乃

塑一象垂鼻輪囷流俗之無知亦已甚矣

伏波崔府君廟

後漢馬文淵路博德皆嘗爲伏波將軍又皆有功於嶺
南海上有伏波祠古今所傳莫能定于一東坡作碑謂
兩伏波均當廟食政和中因修九域圖志以睢陽雙廟
爲例令祀兩神蓋義理當於人心雖是時正諱東坡議
論而亦不能廢也紹興乙卯董令升舍人蔡爲吏部郎
以嘗持節廣西乞兩廟封爵一等詔從之然不知政和
未並建廟以前竟孰當此血食也磁州有崔府君廟邦

人嚴奉又京師北郊亦建廟中興駐蹕臨安加封真君
築祠西湖上像設尤嚴或以其神爲崔子玉非也神乃
唐正觀中相州滏陽令遷蒲州刺史有惠愛於滏陽後
爲磁州民爲立祠歿因葬其地本朝景祐二年七月詔
曰眷是靈祠本于外服且以惠存滏邑恩結蒲人生著
令猷沒司幽府案求世系雖史逸其傳尸祝王官而民
賴其福崔府君宜特封護國顯應公有司遣官祭告然
迄莫知其名字

臨安旌忠廟

紹興初張楊郭三大將建永樂三侯廟于臨安柴塚橋
之東賜額旌忠各有封爵三侯者高將軍名永能程閣
使名博古景崇儀名思誼高西州人世總蕃落邊人賴
以安程河南人文簡其諸父也世業儒獨程以材武奮
景普州人其大父訥有將材西人畏之永樂之役徐德
占拔一時名將以行故三侯皆被選程首與虜戰歿高
以策不用知必敗以弓絃絕脰死景入說賊被害舊廟
建於延安之膚施縣有古雍施巨濟所作記云然今臨
安新廟無復此碑而故老猶能誦其畧三侯旣廟食西

邊每王師與虜戰屢施陰助諸將來東南討方臘亦著
靈異故相與作廟于臨安廟初成有匠者醉溺于庭立
死時時有三蛇出沒殿廡或行庭下大者長尺許鱗鬣
齒爪悉具通身小方勝如金色其次長八九寸又其次
稍小自首至尾其脊皆有金線身紋盡同惟次者尾稍
禿天宇晴明變化數百往來遊戲於庭卉芭蕉間或緣
幡而上近歲乃不復出人或謂爲陝西三龍王蓋三侯
以節死其英魂忠魄變幻飛潛無所不可東坡銘張龍
公云相彼幻身何適不通地行爲人天飛爲龍惠于有

生我則從之信哉今遷廟于豐樂橋之東北故覺苑寺基也

二相公廟乞夢

京師二相公廟世傳子游子夏也靈異甚多不勝載於舉子問得失尤應荅如響蓋至今人人能言之大觀間先大父在太學有同舍生將赴廷試乞夢於廟夜夢一童子傳言云二相公致意先輩將來成名在二相公上覺而思之子游子夏夫子高弟也吾成名在其上必居巍科無疑竊自喜暨唱名乃以雜犯得州文學大憤悶

失意私念二相之靈不宜有此沉吟終夜忽駭笑曰論語云文學子游子夏今果居其上乎詰旦以語同舍皆大笑曰神亦善謔如此哉

蜀僧東明寺題詩

蔡元長南遷道出長沙卒於城南五里東明寺遂草殯于寺之觀音殿後有蜀僧遊方過之慨然因題詩于壁曰三十年前鎮益州紫泥丹詔鳳池遊大鈞播物心難一六印懸腰老未休佐主不能如傳說知幾那得似畱侯功名富貴今何在寂寂招提一土邱

梵志詩

山谷以茅季偉事親引梵志翻襪之句人喜道之子嘗
見梵志數頌詞朴而理到今記于此其一曰欺誑得錢
君莫羨得了却是輸他便來生報荅甚分明只是換頭
不識面又曰多置莊田廣修宅四鄰買盡猶嫌窄雕牆
峻宇無歇時幾日能爲宅中客又曰造作莊田猶未已
堂上哭聲身已死哭人盡是分錢人口哭元來心裏喜
又曰衆生頭兀兀常住無明窟心裏爲欺謾口中佯念
佛又曰世無百年人強作千年調打鐵作門限鬼見拍

手笑又曰勸君休殺命背面彼生嗔喫他他喫汝循環
作主人又曰他人騎大馬我獨跨驢子回顧擔柴漢心
下較些子又曰家有梵志詩生死免入獄不論有益事
且得耳根熟白紙書屏風客來卽與讀空飯手捻鹽亦
勝設酒肉

王虛中

王虛中名日休龍舒人早爲太學諸生傳注經子數十
萬言然不利於場屋晚以特奏名廷試不用條對式但
如科舉荅策坐是竟不得官獨好佛著淨土文直指西

方淨土慧辯了然觀者起敬或自力或勸人裒金走建安刊淨土文板踰二十副願力洪深修行尤精苦諷誦禮拜夜以繼晝館於廬陵某通守家一日謁通守謂之曰某去矣以後事累公通守愕然虛中乃著白衫詣佛堂合掌念佛頃之立化於植木矣傾城縱觀累日不能遏通守亦明眼人乃命具棺指虛中謂人曰先生平時照了諸妄坐臥自如今請先生臥卽舉而入棺予舊見建安陳應行季陸道此後訪南北山雲遊諸僧欲問其歲月并通守姓名漫無知者記其大畧如此

惠歷寺輪藏

臨江軍惠歷寺初造輪藏成寺僧限得千錢則轉一匝有營婦喪夫家極貧念爲轉藏以資冥福累月辛苦收拾隨聚隨費終不滿一千迫於貧乏無以自存嫁有日矣而此心眷眷不能已遂攜所聚之金號泣藏前擲金於地輪藏自轉闔寺駭異自是不復限數云

江東叢祠

江東村落間有叢祠其始巫祝附託以興妖里民信之相與營葺土木寢盛有惡少年不信一夕被酒入廟肆

言詆辱巫駭愕不知所出聚謀曰吾儕爲此祠勞費不
貲一旦爲此子所敗遠邇相傳則吾事去矣迨夜共詣
少年以情告曰吾之情狀若固知之儻因成吾事當以
錢十萬謝若少年喜問其故因教之曰汝質明復入廟
詈辱如前凡廟中所有酒殽舉飲啖之斯須則僞爲受
械祈哀之狀庶印吾事今先賂汝以其半少年許諾受
金翼日果復來廟廷袒裼跽噉極口醜詆不可聞廟傍
民大驚觀者踵至少年視神像前方祭賽羅列卽舉所
祀酒悉飲之以至殽饌無孑遺旋俯躬如受繫者叩頭

謝過忽黑血自口涌出七竅皆流卽仆地死里人益神之卽日喧傳傍郡祈禳者雲集廟貌繪繕極嚴巫所得不勝計越數月其黨以分財不平詣郡反告乃巫寘毒酒中殺其人捕治引伏魁坐死餘分隸諸郡靈響訖息

作賦贖罪

舊傳滕達道未遇時與諸生講學于僧舍主僧出諸生夜盜其犬而烹之事聞有司欲治其罪滕公爲句免守素聞其能賦因諭之曰如能爲盜犬賦則將釋之滕公卽口占其辭曰僧旣無狀犬誠可偷輟藍宮之夜吠充

絳帳之晨羞搏飯引來猶掉續貂之尾索綯牽去難回
顧免之頭守大笑卽置不問今人相傳爲口實紹興初
予妻之祖強公叔章通守黻爲臨安錄事參軍時予祖
母之弟陳公宗卿侍郎之淵爲府學教授適學帑被盜
邏者夜搜溝中而所盜金在焉府學生黃其姓者立於
傍遂錄送府繫之獄生自辨數然蹤跡頗疑似強公與
府司戶毛季中謀曰行之則汙辱士類爲學校羞矣因
引滕公作賦故事言於府乞俾之試府主張公如瑩尚
書澄許之俾詣都廳試以取傷廉爲題生倉皇不成文

強公潛代爲之其一聯云門人竊屨何傷孟子之賢同
舍誣金始見直生之量張公見之喜卽於賦後判云黃
某盜金情狀頗著曹官試賦文理稍佳免送所司押歸
本學聊從五等薄示諸生遂以付學陳公亦陰縱之以
此見前輩之盛德持心皆近厚也

俚語盜智

俚語謂盜雖小人智過君子此語固可鄙笑然盜之姦
詐實有出人意表者可誅也高郵民尉九疾足善走日
馳數百里氣勢猛壯非得樹不能止爲盜寢淫傍郡淮

人皆苦之其居高郵闔閭間日則張食肆夜則爲盜一日晨起方坐肆間有道人來食湯餅食已邀尉至閒處呼爲師父且拜之尉訝之曰何爲者道人曰某亦有薄技然出師下遠甚聞楚州城外有一富家今願偕師行庶憑藉有所獲尉許諾使之先往道人卽馳去逮夜尉張燈閉肆怒其僕執事不謹毆之僕紛拏不服乃呼邏者廂官俱繫之須翼日送郡尉密謂邏曰吾與若厚且家于此必不竄若姑縱吾歸明當復至也邏許之尉得釋卽踰城馳二百里至楚城外夔夔方二鼓矣道人果

先在相見喜甚尉自屋窗入約道人伺于外旣入其室
視所藏金珠錦綺爛然溢目卽以百縑擲出道人分兩
囊負之斯須尉復由屋窗出道人思天下惟尉爲愈已
不如殺之卽拔刃斷其首隨墜地視之則紙所爲也尉
由他戶復馳歸高郵就逮天方辨色道人負重行遲爲
追者所及執送楚州獄自列與尉同爲盜狀州爲檄高
郵高郵報云是夕尉自與僕有訟方繫有司無從可爲
盜也道人終始墮其計卒自伏辜尉狡險萬端有術以
自將屢爲穿窬官卒不能捕又有士夫調官都下所居

逆旅前張茗坊與染肆相直士無事日凭茶几閱過者
一日見數人往來其前數四若睥睨染肆者殊訝之一
夫忽前耳語曰某輩經紀人也欲得此家所暴縑帛告
官人勿言士曰此何預吾事而冑饒舌耶其人拱謝而
退士私念彼所染物皆高揭于通衢之前白晝萬目共
覩彼若有術可竊則真黠盜也因諦觀之但見其人時
時經過或左或右漸久漸疎薄暮則皆不見士笑曰彼
妄人果給我卽入房將索飯則其室虛矣

梁谿漫志卷第十

史記卷一百一

史記卷一百一

史記卷一百一

史記卷一百一

史記卷一百一

史記卷一百一

史記卷一百一

史記卷一百一

史記卷一百一

梁谿漫志附錄

近見費補之

袞

梁谿漫志紹興間韓蘄王自樞密使就

第放浪湖山匹馬數童飄然意行一日至湖上遙望蘇
仲虎尚書宴客蘄王徑造其席喜甚醉歸翌日折簡謝
餉以羊羔且作二詞手書以贈蘇公緘藏之親題其上
云二闕三紙勿亂動淳熙丁未蘇公之子壽父山丞太
府攜以示蘄王長子莊敏公莊敏以示予字畫殊傾欹
然其詞乃林下道人語莊敏云先人生長兵間不解書
晚年乃稍能之耳嘉定改元莊敏公次子樞密承旨帶

御器械以二詞石本見示益信梁谿之說但詞中一二
字不同耳昔人有競病之詩及塞北烟塵之句雖皆可
稱殆未有超然物外如蘄王之曠達者也中元日四明
樓鑰書

梁谿漫志跋

右費君補之所著梁谿漫志十卷予頃在戊申之歲見其副於都城則知愛慕之今年春補之以書來曰吾成此書勤亦至矣欲廣其傳而力不逮子爲邑之暇盍爲我圖之子曰是吾心也乃命工刻之縣齋而誌其後曰夫鳳凰芝草賢愚皆知其美瑞補之之書不待予贊而傳也若自時厥後近自京邑遠及遐徼家藏此書人挾此策則當自丹楊始嘉泰改元中秋晉陵施濟書

右梁谿漫志十卷宋國子免解進士費袞補之撰梁
溪以梁伯鸞寓居得名在無錫縣城西南補之其邑
人而行事無可考所紀多當代前言往行而典章制
度居三之一觀其自序隱然有空言無補之歎蓋抱
用世之志不獲已而以述作自見者也然書成於紹
熙壬子刻於嘉泰辛酉至開禧丙寅卽奉國史實錄
院牒請以備參修去成書時僅十有五年似亦不爲
空言矣第考補之所著自漫志外尚有續志三卷文
章正派十卷文選李善五臣註異同若干卷仕雖不

達固亦稱篤學之士已而邑乘不爲立傳嚮非此書
幸存將並其姓氏無聞焉是則深可太息耳是書宋
雕不可得見勝國時梁溪樵李俱經翻梓傳亦漸寡
海昌吳君葵里兩以明刻見貽復爲借周菴兮先生
家藏影宋鈔本俾博參校以傳是爲

皇清乾隆丙申距嘉泰元年晉陵施濟開版時蓋六百
四十又九年矣是歲十月旣望長塘鮑廷博識